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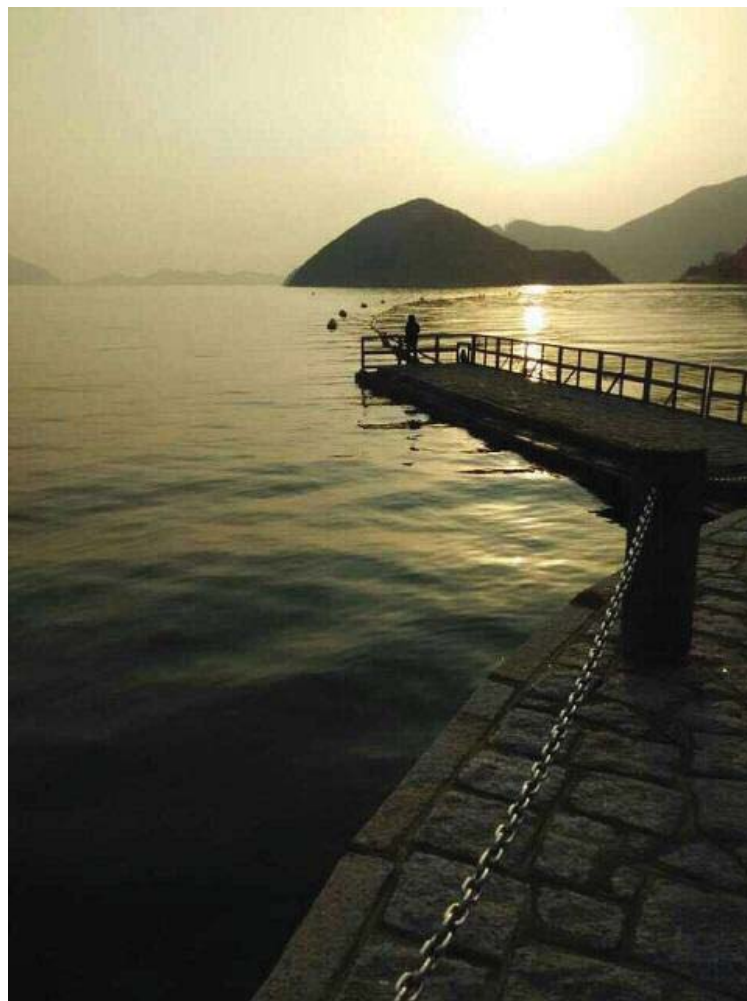
思考的路上，今天我们偶遇在这里

 mm0701

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上海，再加一天一夜的火车到达深圳，多友们说我真是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来见你，没想到我也可以拥有一个第一，没错我是第一个来自新疆的多友。

说实在的，我是带着焦虑来的，因为新的研究题目刚开始调研，材料繁杂，还处在没有头绪的摸索阶段，暂时结束调研，带着09年在复旦第五期暑期学校中留下的印象，满怀膜拜来到城大。

短短的一个月，几经操练能说清楚自己的问题已经不易，完全不知道结束时要交作业这回事（奇怪，也可能大家说起这事的时候我在走神），回来一周多了，看着多友们不断还原30个日子的点点滴滴，以为自己已经不能写了，终于静下来，没想到思绪来时又回到了那个被无数次思考过的原点。



做学问

因为第一次申请没有成功，鼓足勇气决定再次申请城大项目之前的一个月的某日，徘徊在研究思路不清的焦虑中，百无聊赖发了一条微信感叹研究过程的艰辛——总觉得做一项研究像独自走一段夜路，眼前一片漆黑，你总是不确定下一步迈出去是深渊还是坦途，只有靠心中一盏明灯一路摸索。没想到这条微信顿时收到回应无数。

与CC讨论做学问的方法，他说问题意识是远方的灯塔，看着它你就找到了方向，这盏灯在我心中，却在CC眼前.....

为什么做学问？

为了自己。曾经认为做学问一度给我的焦虑远大于幸福感，而我能从中获得的成就感远大于焦虑。这种成就感不一定来自研究的成果，更多时候来自于研究过程中的各种对话。



CC教过的学生在采访中历经各种阻挠带着无奈和优秀的报道回来，CC让他们在学弟学妹面前讲述采访背后的故事，挂着满脸的赞赏像一个慈父招待出远门回来的孩子。无论何时CC对新闻从业者的敬重溢于言表。记得自己跨入新闻专业的第一个理想是做一个好记者。

为什么做新闻业的学问？

因为.....无人懂我，唯有我师



为什么总要批判现实？

这与知识分子追求的高远、无求的境界南辕北辙，CC答道你要思考这不满是不是为了自己。

记得一次遇到旦师与青年学者聊天，年轻人羡慕旦师的学问做的精深，旦师只是笑答道：因为我只会做这个。

记得调研中偶遇一位研究新疆木卡姆的学者，鹤发童颜，孑然一身，依然混迹在天山南北的民间音乐艺人中，他说他们待我象兄弟一样，讲述他与他们的故事时老人挂着眼泪。

一位多友在讨论时因新闻客观性争论不已，最后还是各持己见，这样的争吵只因“刚入行觉得新闻不存在客观性，但年头做得久了，反而觉得有。”这一坚持却来自一种从业的感觉。

所有的坚持都带着各自的生命体验，感谢CC，感谢多友，感谢城大，让我偶遇了如此多的触动，融入我的生命，让我变得饱满。

为什么要做学问，做我的学问，为什么要思考，因为没有这些我还是谁？



交友

CC说做学问也是讲缘份的，偶遇也是一种缘份，研究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偶遇。我们偶遇在四月，在这个偶遇的共同体里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共享很多东西：心得，段子，食物.....

有些触动是无法忘记的，而更多的触动是说不出的，不经意间总会在某个脑袋留空的寂静中蹦出来，带出一个会心的微笑与那一刻的心灵释放。

逐渐过滤掉工作生活中的焦虑与压力，不带任何利害关系，没有什么会比在全身心放松的状态下，在谈学术，运动，疯玩的交替中更适合将“友直、友谅、友多闻”的理想变成一种塑造“有直、有谅、有多闻”的共同体实践了。

每一种回忆都烙印着一个活生生的存在，透出专属于这个共同体的意义之网，所幸的是我也成为了这份共享意义的注脚之一。



书本与生活是一体两面，任一偏颇都无法完整理解，而改变的路径就是要和生活摸爬纠缠。

——女神

谈到新闻写作时，他特别提及了报道要有“高度的文学价值”，强调“人情味、文学性”，而这一点是大陆新闻界正在自觉摒弃的。

——叶太黑

这种清淡的欢愉是因为我们远离学术科层的纷繁芜杂，因为没有任何炫耀和伪装的本色出演，因为人与人之间那份自然而又郑重的对待。

——宋哈哈

为学为师,若能做到心中既有众生、又有个体,自然会展现出非同一般的气象。“关怀”二字也是对片面强调客观精确的传播研究范式的一种回应,为在科学研究中融入研究者的主体性指明了路径。

——男神

一座城市最在意和守护的是什么，占全境总面积70%的郊野绿化，街区里齐全且免费的运动场所，生活在香港，无论蜗居与否，只要迈出家门，天地有大美。

——沈黑黑

那场《事实、规律与意义：一个社会科学爱好者的思考》的研究分享，震到了我。从未想到从斯宾塞、韦伯等学者的著作来切入思考量化研究。

——胡一百

.....